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辨義卷二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張恒

春秋辯義卷二十六

明 卓爾康 撰

定公一

壬辰○敬王十一年

元年○晉定三齊景三十九衛靈二十六蔡昭十鄭獻五曹隱公通元年陳惠二十一杞悼九宋景八秦哀二十八楚昭七吳闔廬六

春王三月

汪氏曰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已後即位于先君
即世之年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即位改元於昭
烈崩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
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為君臣
父子之教所關甚大皆取法于春秋踰年改元之意
此年雖定公未即位而追書元年春者以昭公已薨
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亦猶晉建武
元年愍帝既廢元帝始于三月即晉王位而綱目追

書建武元年春正月也

唐陳氏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第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

孔氏曰凡新君初立必于歲首元日朝正于廟因即改元正位國史因書于策其或國有事故不得行即位之禮國史亦書元年春王正月見此月公應即位而有故不得隱莊閔僖四公元年無事而空書春王

正月其義也此年不書正月者公即位在六月故也

傳稱昭公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則正月定公猶從喪在乾侯不是即位缺禮故不須書正月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公羊傳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周衰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唯虢與祭此時而城成周諸侯之大夫勤王事矣而仲幾不受功晉人執之猶以王事討有罪亦變之正也

王樵氏曰其歸諸王吏與自治皆不可知但既執于京師則不可復云歸之京師以大義而論則以王事執有罪與他之擅命者不同矣春秋不應舍仲幾而專苛議晉人也然則稱人葢全之也稱君則不在會稱臣則嫌與大夫之專執也

灌甫曰公穀欲發定無正之義乃分春王二字為一節晉人執宋仲幾為一節後儒宗之致使經義反晦況定公即位于六月戊辰此時位尚未定春秋豈豫責其罪耶葢是年正月無事三月適有晉人執宋仲幾之事故書之其義責晉非責魯二節合看自明也啖氏曰前年冬十月城成周左氏云會于狄泉此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按此說重也一用夏正一用周正以此誤也

大夫專執于是始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

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于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則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黄正憲氏曰按王氏經世謂定公受位于賊曾不念先君之有適在至比于桓宣非也公衍公為不惟意如之所忌嫉而昭公之出奔客死皆起于謀伐季氏二子實不能無罪焉藉令宋孫位于適則意如固必不相容即國人之心亦有難使帖服者篡弑之事勢所必至與其冒萬世大逆之罪孰若順一時之人情以安國祚乎故定公雖不無欲貴之心揆之理勢亦合如此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

郝仲輿曰旱也九月夏正之七月百穀方寶若之何不雩穀梁之説謬也

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公羊傳非禮也

萬孝恭氏曰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也魯以弟繼兄葢始乎此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舍昭公之嫡嗣而立定公恐人議己于是立煬宮其意若曰魯一生

一及乃國之故非吾私意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癸巳〇敬王十二年

二年〇晉定四齊景四十衛靈二十七蔡昭十一鄭獻

六曹隱二陳惠二十二杞悼十宋景九秦哀二十九

楚昭八吴闔廬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孔氏曰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周禮象魏鄭衆云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崔豹云葢為二臺于門外作樓觀于上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魏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又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何氏曰門為主觀為飾

何氏曰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

觀孔氏曰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兩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

季氏曰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魯有庫雉路三門

殺于天子周禮閽人疏曰魯有三門雉門有觀為中門陳祥道氏曰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兩觀為周公故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路門天子應門正以魯之庫門臨外當天子臯門之位路門在内當天子應門之位未嘗言門制之僭天子也而疏以為二門制似天子非矣魯門之僭天子特在多立一雉而又旁設兩觀耳

廬陵李氏曰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也言

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故曰創始此以既災而復為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廐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為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雉門者五門之中門南門者五門之外別有一門也

秋楚人伐吳

楚稱君將久矣今稱人畧之也楚不在諸侯乎貶又

非英物故畧之吴兩敗楚獲楚公子有戰功矣不書畧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魯之有雉門兩觀相仍久矣災則必作作則必新春秋亦因事書之耳未必有他意也自左氏載子家以設兩觀為僭公穀有修大加度之譏而後之譚經者遂同聲和之不知此時公室貧困興作甚難焉能侈為美大而定公柔弱刼制强家豈可遽責以撥亂反

正之事乎

甲午〇敬王十三年

三年〇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二十八蔡昭十二鄭獻七曹隱三陳惠二十三杞悼十一宋景十秦哀三十楚昭九吴闔廬八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定公即位三年而朝晉晉人亦却之以公為季氏所立不能為有無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穀作三月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左傳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傳修邾好也

拔公作枝

乙未○敬王十四年

四年○晉定六齊景四十二衛靈二十九蔡昭十三鄭獻八曹隱四弑陳惠二十四卒杞悼十二卒宋景十一秦哀三十一楚昭十吳闔廬九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傳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失諸侯

家氏曰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見襃貶者兩召陵是也

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為也葢奉辭伐罪仗義必往然後稱其為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望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蔡侯以吳師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貴之昭侯乃隱太子之子明于復仇之義故為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學者知柏舉之為褒則知召陵之為

貶也

胡侍講曰蔡侯患楚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老在焉乃以求貨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矣呂大圭氏曰召陵之會晉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頓胡葢服役于楚者也而皆與于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侯二十四年矣今上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于召陵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而曰侵楚是不足與有

為也晉自是不復宗諸侯矣

襄陵許氏曰臯鼬之盟諸侯攜矣梁丘據說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于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賂罷亳之盟荀盈求貨弗得沮召陵之謀故正勝于明時而賄流于衰世此晉伯之衰而吳所以横行于上國也

或曰是役劉子為之也劉子定内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故合諸侯以侵楚也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不可謂無功而書侵者侵淺事也不敢深犯紀實耳

觀傳文意劉子合謀亦是

晉楚兵交止此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

趙子嘗曰許頓胡沈皆從楚之小國也三國皆從蔡歸晉而沈獨不會召陵畏楚故也晉人既不能絀楚以信蔡乃遷怒于小國使蔡人甘心焉夫以齊桓之

伯而不能使楚毋滅江黄宜沈之不敢會中國也其後楚卒滅頓滅胡則小國之從于侵楚者晉亦不能全之矣從我者不能全之不從者吾乃滅之是名陵之會諸侯徒以亡三小國而已諸侯何頼焉

姓公作歸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此名陵之諸侯也陳氏傳曰有晉侯在何以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

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是故書及劉巻卒諸侯無㑹同于是諸侯有特相盟者矣程子曰公受國于季氏以不獲見于晉故因㑹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二氏之言各有其意使晉為盟主并心合德則必書曰同盟于臯鼬不以公及矣㑹十八國之諸侯其力尚可以有為而君臣好貨晉人假羽旄于鄭荀寅求貨于蔡伐楚之事非其所欲而魯定公以自立故假㑹

以定其位故臯鼬之盟竟書魯及有以夫汪氏曰首止葵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則會盟同地而書諸侯柯陵雞澤平丘之盟尹子單子劉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劉文公不盟可知矣薄之盟公不與會盂而與于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薄宋之盟公不與會宋而與于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宋亳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此年公與于召陵之會又與于臯鼬之盟則非後至也會與

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曰諸侯盟于皋鼬如祝柯重丘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於後會求為此盟也蜀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故書公及此書公及亦以著晉之不復能主盟也

皋鼬之盟蔡將先衛衛使祝佗私問于萇弘弘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纍纍數百言萇弘悅乃長衛侯而史記亦

載蔡侯私于周萇弘以求長于衛衛侯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然通觀春秋此盟以前止桓公十六年夏伐鄭衛先于蔡固自有説其餘無不長蔡者蔡侯何必請萇弘即此侵楚之會蔡侯仍長于衛衛侯何必使史鰌不知二書所載何以如此至子魚所舉踐土載書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為次而春秋所書踐土原是蔡先于衛蓋爾時衛為叔武攝君之母弟耳尤不宜先蔡也豈載書如此而夫子正之耶令

不可曉矣

皐鼬公作浩油今襄城縣東南有成皐城即此非汜水縣之成皐也

杞伯成卒于會

高忠憲曰不云卒于師不成乎伐楚也

成公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容城在白羽之南白羽在楚北鄀與中國為鄰名陵之會許男預焉楚怒其內附故遷之容城以離其交耳先儒謂其違害就利而願遷故春秋以自遷為文則何其不憚煩哉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趙子常曰王大夫不卒此其卒之何名陵之會為諸侯主于是天子為之來赴故卒之而不稱爵

林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關于天下之故則卒之于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于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于諸國世家多卒孔子盖知此者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傳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名陵之役荀寅以求貨不遂怒蔡故以無損于楚而失中山爲慮今蔡圍不救而鮮虞是伐酬其言也然二年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觀虎則是爲拜賜之師亦常事耳

圍公作圍

葬劉文公

尹氏王子虎皆不書塟此書塟以魯特往會之也

李廉氏曰天子三公稱公會爲三公而有土爲畿內

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為畿内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内諸侯卒皆諡公如成肅公單平公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故上係采邑下係本爵其說無據不可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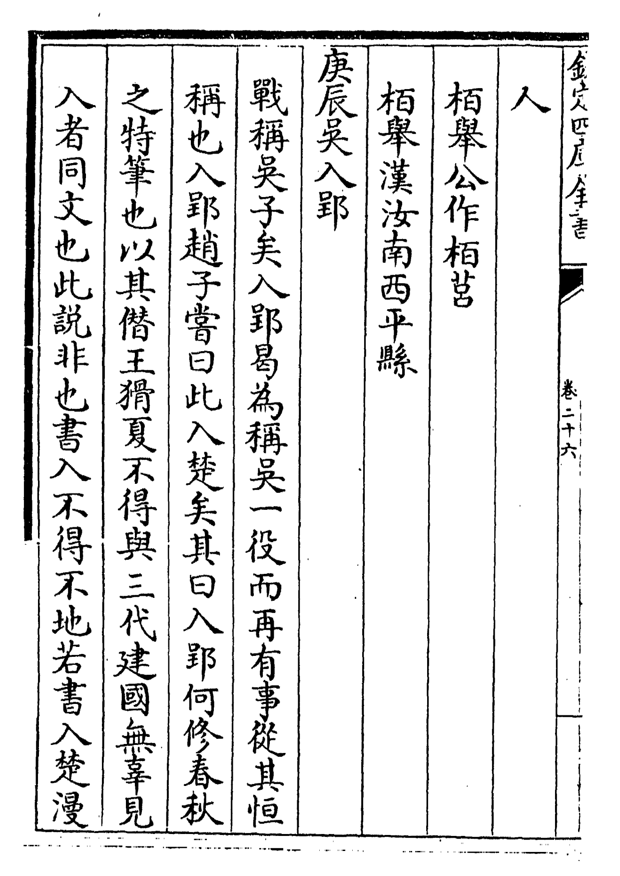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之戰發舒華夏吳功亦雋矣楚稱人常辭也奔鄭稱名責之也王樵氏曰楚憑陵諸夏陳蔡尤被其毒葢嘗滅陳而夷之為縣其于蔡也誘般而殺之用隱太子于岡山逐朝吳出侯朱東國客死昭公又以囊瓦求美裘弗與拘于南郢數年而後歸之讐耻極

矣故蔡侯吳發憤請師于晉晉不足與請師于吳吳子為之興師大敗楚兵于栢舉囊瓦奔鄭于是蔡人累世之讐憾少伸矣春秋書蔡侯以吳子所以伸蔡也吳子親行君重于師故不得不書以吳子也楚陵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天厭之假手于吳國幾亡華夏之氣吐矣哉

公羊吳何以稱子夷狄而憂中國也穀梁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胡侍講曰囊瓦以貪敗國故特稱


入

栢舉公作栢莒

栢舉漢汝南西平縣

庚辰吳入郢

戰稱吳子矣入郢曷為稱吳一役而再有事從其恒稱也入郢趙子嘗曰此入楚矣其曰入郢何修春秋之特筆也以其僭王猾夏不得與三代建國無辜見入者同文也此說非也書入不得不地若書入楚漫

矣國小者止是建國之地其餘一聚一邑不足數故

其入稱國若楚地大封廣不得不稱郢以著其實也

且郢楚文王所遷都也

郢公穀作楚今荆州文王所遷

丙申〇敬王十五年

五年〇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衞靈三十蔡昭十四鄭獻

九曹靖公露元年陳懐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宋

景十二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闔廬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王人殺子朝于楚

郝仲輿曰說者以納子朝罪楚非也子朝王猛敬王皆非樹子也而子朝為長敬王在位久不得不紲于子朝非謂子朝必可殺也使子朝有不赦之辜如陳佗州吁欒盈其見殺無不書者不書春秋之義可知

三月公作正月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公羊孰歸之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
故言我也是矣未盡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然此
是魯歸也言魯歸則諸侯歸可知矣春秋内辭書法
自是如此左傳載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可見

於越入吴

趙子常曰於越勾吴皆蠻夷之號也春秋不曰勾吴
而曰於越何也武王封太伯之後周章於吴吴其國
名也故得稱吴越雖禹之苗裔而始封于會稽則越

非其封國故以其自號舉之也

林氏曰傳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越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會于瑣也越常壽過始見于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鄬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栢舉也則吳稱子矣至于吳越終春秋未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

范甯氏曰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

按汲冢竹書有東越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

陳氏傳曰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

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于季氏茍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左傳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甫文伯而逐仲良懐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内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楚子期子蒲滅唐○楚子入于郢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報觀虎之役也

丁酉〇敬王十六年

六年〇晉定八齊景四十四衛靈三十一蔡昭十五鄭獻十曹靖二陳懷二杞僖二宋景十三秦哀三十三

楚昭十二吳闔廬十一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傳鄭滅許因楚敗也

哀之冊復見許杜氏云楚復存之能過氏曰此則當如蔡侯廬陳侯吳之書歸矣經無可據滅疑當作入此皆不知滅義而妄為之說也滅有滅其國者滅其邑者滅其人者以許男斯歸滅其人耳傳所謂君死曰滅也

速公作遬

二月公侵鄭

左傳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王樵氏曰按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者將八十年至是而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豈公室能張而兵權在公哉三桓既微陪臣執國命而挾公以行耳名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受囊瓦之奔弱晉間楚之敗而滅許又黨王室之亂人加兵天子之六邑其罪大矣魯於是奉辭以伐之夫誰曰不可而陽虎之徒覬覦于勇啚于禍以逞其私觀季孫獻俘于晉則安有奬王室之實哉

左傳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
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
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王樵氏曰按春秋于魯卿使鄰國變文書介副者二
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大夫擅廢立而君

始失政也此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陪臣執國命而大夫受制也二子專國而聽于陽虎行云則行止云則止立于房外致請于范鞅佯為陽虎道地而實以取入求哀于霸國吁何其衰也春秋之書皆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晉曷為執樂祁犂祁犂如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緜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范獻子怨其主于趙氏又

有納焉乃譖諸晉侯而執之書曰行人使人也稱人
非伯討也諸侯惟宋事晉謹書此爲内叛之始事也
冬城中城
趙企明曰魯既侵鄭聘晉而不與齊懼有齊警故城
中城備齊也中城在海州齊境穀梁以爲三家張益
以中城爲城之中疎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

遂貳于齊今圍郓圍齊矣不書伐齊郓本内邑也故
以圍叛邑為文陽虎坐議季孫親行故也
熊過氏曰杜曰夫忌者何忌其遺何葢缺文也公羊
子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
非禮也或問不知夫謂何忌名乎忌又一名也乎曰
何忌名也忌又一名也嗣是經無書忌者何也春秋
無是也或曰謂二字乎疏所謂哀七年晉魏多之義
乎將孔子作春秋改古禮為後王之法是故欲定一

名而使天下易諱乎曰古之名聞諱山川日月之比矣一可也二何譏焉吾觀三氏哀七年俱書魏曼多也不聞去曼以示譏也惟十三年公羊書魏多焉二傳無是也且古今之本不同耶雖然奚以不同論也且何忌書至是凡三見矣城成周者何忌定三年盟郯子于拔者即又何忌也今年夏同季孫斯如晉即又何忌也假孔子故示譏乎城成周其始見也何故至此而後譏以為孔子之立法何故恕意如不敢責

何忌之深也彼沅凱之謂鈌文者是也此義也闕于

春秋末矣讀公羊者疑焉附見之

左傳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戊戌○敬王十七年

七年○晉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蔡昭十六鄭

獻十一曹靖三陳懐三杞僖三宋景十四秦哀三十

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二

春王正月

左傳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

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傳徵會于衛

齊鄭皆與魯為仇齊鄭盟鹹將致衛叛晉以危魯也

陳君舉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

也是其再見何諸侯無盟主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

合也鹹志諸侯之叛也

諸侯始復特盟

鹹衞地

齊人執衞行人北宫結以侵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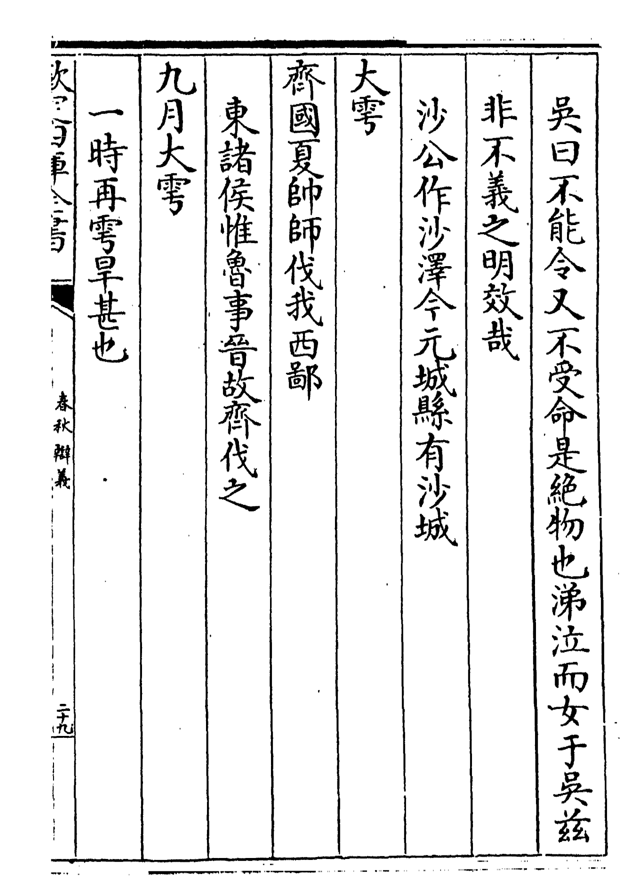
齊侯衞侯盟于沙

左傳衞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宫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杜元凱曰瑣即沙也黄震氏曰齊景乘鄭之怨晉而

摟鄭與盟又乘衛欲叛晉偽執其行人以侵衛假求平之迹而竊與衛盟時景公即位幾五十年歷晉平昭頃未嘗敢爭諸侯見今晉定庸弱六卿擅政而耄年妄作凡再盟而得二國適開禍端耳

王樵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蘧蒢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為事夫齊固伯國之餘業而衛亦中州之大國也使能修其德政豈不足以自強乃間晉楚之衰逞為不義未幾而屈于強



吳曰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涕泣而女于吳茲非不義之明效哉

沙公作沙澤今元城縣有沙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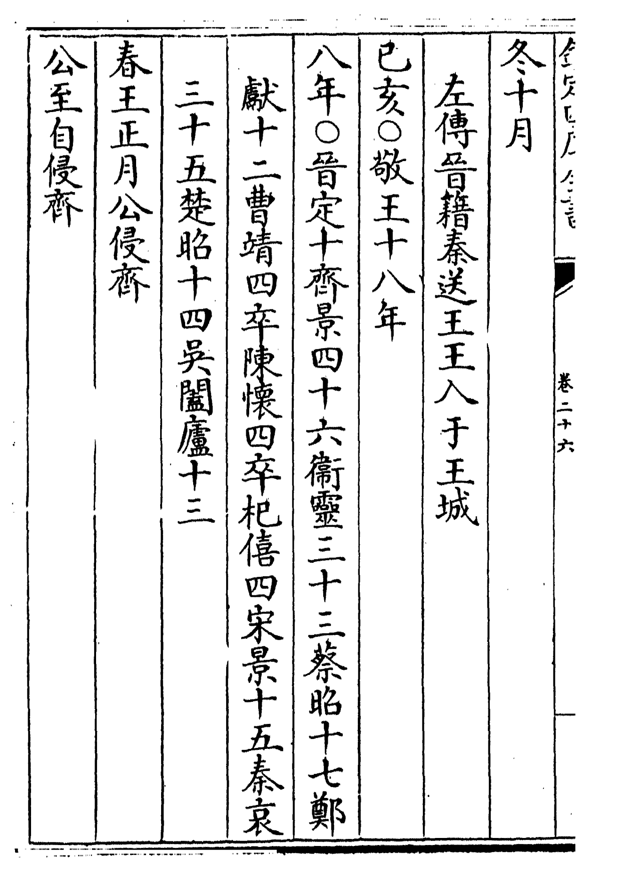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東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旱甚也



冬十月

左傳晉籍秦送王王入于王城

己亥○敬王十八年

八年○晉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三十三蔡昭十七鄭

獻十二曹靖四卒陳懷四卒杞僖四宋景十五秦哀

三十五楚昭十四吳闔廬十三

春王正月公侵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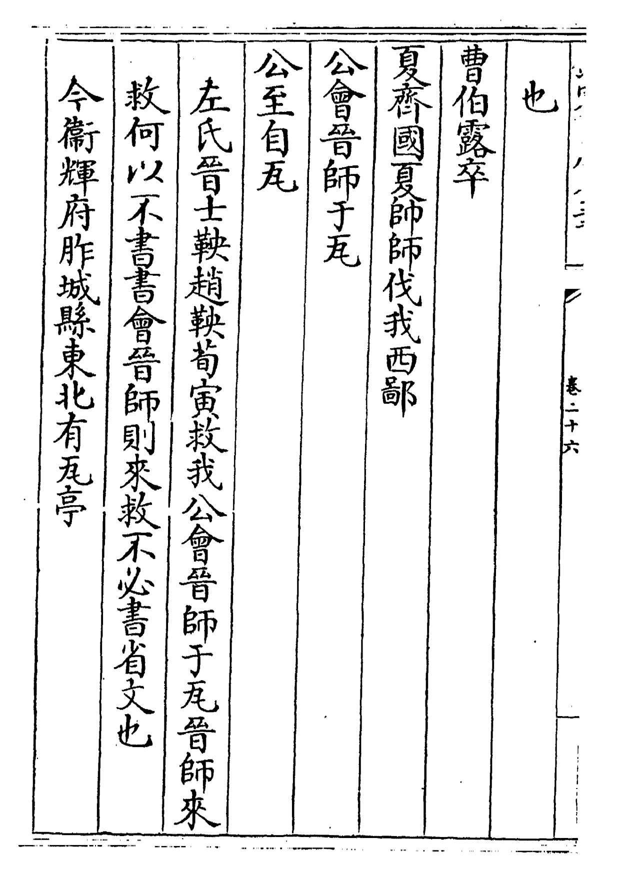
公至自侵齊

左傳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陪臣執國三桓拱手虎巳無復顧忌正月無功勸公再往枕干席戈久居敵境公何不自危哉春秋屢書所以深恨陽虎陷君于死地也陷于死地故不待踰月或即在本月皆書至然此時公位危凡出皆書至



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左氏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晉師來救何以不書書會晉師則來救不必書省文也

今衛輝府胙城縣東北有瓦亭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乃叛晉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陳氏傳曰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于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于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

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

士公作趙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懐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趙鵬飛曰鄭衛雖受兵而叛晉益堅故為

曲濮之盟不復事晉也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

公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

馮允南言昭公始得從祀太廟蜀人馮山曰諸侯五廟從祀昭公則文宣成襄昭適為五廟僖公當祧而僖公為魯賢君當議祧之始此心不安故禘于僖宫著敬愛耳左氏則云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一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葢專禱于一公則或武宫或煬宫越次擇宫而行事焉若先公非一公依先後列昭穆公祭之故曰從祀無所不祀無所不祈小人媚福

之心也禘于僖公者何也僖公為魯中興賢君故特行一祭且三桓得權始于僖公今將更物所以告之其曰禘者魯人昧禘本義徒以禘為盛祭云爾若曰諦審昭穆禘其始祖則此時已祀先公何必舉此耶熊氏以為季氏之攝春秋辯疑謂如制五品陪祭僨欲從祀于廟者益非矣

昭公為季氏廹逐不得正其終神主久未祔廟定公不得正其始凡事刼制于意如即位八年禘祫大祭

尚未舉行故祔廟之禮至今缺然陽虎欲殺季氏專國政特舉祔祭以暴季氏之惡而取媚國人所謂托于正以售其不正者也其曰先公者指五廟言耳昭公始得從祀于太廟此論較諸說獨為確當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陽虎前驅林楚御陽越殿桓子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能以我適

孟氏乎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刦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與陽氏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

陪臣執國命聖人有所不忍焉家臣張公室聖人有所不絶焉故南蒯以費叛陽虎以鄆讙龜陰叛侯犯以郈叛春秋皆不以叛書然而陽虎葢非其人也至于大事不就徒亂人國其取寶玉大弓葢以解衆夫

子亦止書其盜寶玉大弓而已矣賤之惡之厭之而以盜書

庚子○敬王十九年

九年○晉定十一齊景四十七衛靈三十四蔡昭十八鄭獻十三卒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杞僖五宋景十六秦哀三十六卒楚昭十五吳闔廬十四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蠆公作𡃤

得寶玉大弓

公羊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惡得之得之堤下

陽虎以解衆也

升菴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説甲如公宫取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也黄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

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
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齧之人以筋投之
必御而返數返則追遠矣陽虎葢欲狗國魯也晉明
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葢祖虎之故智
云爾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齊侯伐晉夷儀

自盟沙以來衛人叛晉晉不忘討衛而衛與齊合將欲備之于是有五氏之次

王樵氏曰令按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未見所用正趙氏所謂無寇而次是欲自為寇也左氏言齊侯伐晉夷儀杜預謂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然襄二十三年書齊侯遂伐晉何不諱乎陳君舉又謂中國無霸春秋重絕晉故不言伐然文元年書衛人伐晉何以不重絕晉乎

五氏晉地今廣平府邯鄲縣

秦伯卒

秦哀公在位三十五年未嘗與盟會不知其名故畧之秦自晉悼以後寢不見于春秋則知秦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于中國矣

冬葬秦哀公

春秋辯義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二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樾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棻

謄録監生臣張恒

春秋辯義卷二十七　　明　卓爾康　撰

定公二

辛丑○敬王二十年

十年○晉定十二齊景四十八衛靈三十五蔡昭十九鄭聲公勝元年曹陽二陳閔二杞僖六宋景十七秦惠公元年楚昭十六吳闔廬十五

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以魯事晉七八年兩伐魯魯亦兩侵之此時用魯惟平齊從晉為救時用世第一務及齊平見魯之睦鄰非復如前日之用兵矣孔子用魯其施為如此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齊欲結魯而伐晉也或謂魯欲叛晉而從齊非也夫子當國叛晉之說非所出也葢將平齊從晉以靖中國耳

王樵氏曰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以鮑

文子之諫而止至是魯之君臣能用孔子魯國大治齊人慕義故今年三月及齊平而為夾谷之會焉安得有使萊人以兵刼魯侯之事乎是會也聖人相禮將使兩國繼好謀闕敦於信義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為經言會傳言盟盟足知其誣也其盟辭曰齊師出境而魯以三百乘從是欲以邾滕視魯也及魯使茲無還荅之則要其反我汶陽之田而已何其不倫乎使齊反汶陽之田則魯將為齊役乎他書載景公之

言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予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晏嬰之言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齊人歸田以謝過此為是則左氏之說為非矣

姜廷善曰何休氏載晏嬰謝過之言理或有之但考晏嬰自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君時已用事於齊至是又四十八年則嬰不勝其老矣觀孟子載齊景公為晏子作君臣相悅之樂則似言無不聽者當時稱晏

子以其君顯必非偶然然景公自定七年之後結黨稱兵侵伐魯衞類非賢臣輔佐者所為豈嬰時已老不用事而復因孔子以勸齊平魯邪然考左氏以及穀梁家語史記諸書序夾谷事皆盛稱孔子而不及嬰惟何休乃一言之疏以為本於晏子春秋則亦未可信其必然也

郝仲輿曰齊魯之不相能久矣遠附晉而近讐齊非魯之利也齊毆魯使歸晉亦非齊之利也二國親睦

則晉不得間而東方以寧故夾谷之會仲尼為輔行其非失計可知說者必欲以諸侯奉晉則仲尼不當與於斯行矣

熊過氏曰夾谷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界左氏祝其實夾谷則今淮安贛榆矣其地遠疑非會所

夾公穀作頰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報夷儀也〇去年五氏之次

趙子常曰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縣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甚矣晉之不競也許瀚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八年鄟澤之盟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無禮已甚晉討叛故而殺佗求成其克已善交亦足録也趙許之論全是客氣何足以知春秋哉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趙子常曰結叛晉也當是時陽虎既去而南蒯侯犯公山不狃之難未息季孫之用夫子非為與魯也彼齊人固知孔子於魯非有三年淹者故歸女樂沮之則鄆讙歸陰之田不為孔子而來歸明矣

章俊卿氏曰左氏載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

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按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其幾未嘗有以兵刼人之事齊景公圖伯魯方請成以兵刼之何以視諸侯乎借或有之左氏以為萊人穀梁又不言萊人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遷又不言刼公之事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為戲數者之說更相背戾如此且左氏曰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兵出境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

者亦如之故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據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別稽之地志鄆田屬廩丘縣經書公居於鄆是也讙在濟北蛇丘縣經書公會齊侯於濟是也龜陰古梁父縣詩所謂奄有龜蒙是也此皆魯地若乃汶陽則齊田也成公藉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幾齊睦於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自此田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鄆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書齊

侯取鄆是矣定六年又書季孫斯帥師圍鄆次年齊人歸鄆陽關不得以此田為汶陽田明矣左傳以夫子請歸者汶陽司馬遷亦謂汶陽歸我何耶杜預徒見左氏以鄆讙龜陰為汶陽即注云三邑皆汶陽田也汶雖齊魯之道魯之西北境拒齊汶上之陽盡屬齊地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言欲北踰齊也齊人剌襄公曰汶水湯湯以此見適齊何疑何得附合左氏即謂三邑乎若然經何不直言曰

齊人來歸汶陽田也借如彼說聖人修春秋自書其功已非人情矣春秋之作正以賞有功罰借亂方三家借亂之極陪臣執國命近有寶玉大弓之竊後有叔仲圍郈之變聖人若用於時不能一振魯之頹綱乃區區自書其功以示後世乎既不能正三家之專陪臣之亂又書其事於經將誰之過歟說者必欲謂夫子嘗為大夫於魯必有其功夫子雖暫為大夫遭定公之孱懦三家之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

去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當時諸侯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橫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此年魯與齊有隙齊國夏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於齊逮是年及齊平為夾谷之好會齊人以魯服已故鄆讙龜陰之侵地復歸於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嘗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之時齊嘗取我讙及鄆及魯睦於齊經則書齊人歸讙及鄆若以此歸田之功自夫子則濟西之歸讙闡之歸誰之

力乎嗚呼自聖人没三傳妄設事實亂經十八九予非好為臆説以毀聖人之功葢惡其害經失實爾使聖人復生必以予説為然

熊過氏曰於是東諸侯之即晉者魯而已齊將伐晉已得鄭衛而難魯自皐鼬以來齊之伐魯西鄙者再魯之圍鄆者一侵齊者再齊急於得魯以為南主是桓公管仲之始謀也夾谷會齊齊葢幸矣故亦率桓公之故反魯侵地鄆濟西田與范界齊嘗取以居昭

讙汶陽田與棘界則陽虎所以挾而奔者龜山之陰是為龜陰鄆魯西南讙魯西北龜陰魯東北皆魯故也景不自度欲修桓之業為是來歸本非畏魯其歸田亦曰田反而齊師出境魯以三百乘從矣季明德謂齊欲息爭亦非也趙氏曰學者欲以相會夾谷歸侵田實其言其知聖人微矣子常所指切葢謂馬遷康侯等耶金氏有言三家於孔子非有土地甲兵之用至甲辰閲四年始攝相事聞國政則前此其權可

知學者忽聖人失職而幸其用欲以是歸功不考於
事實也近陽氏言齊畏三家益疎矣
季氏曰鄆濟西田也此田昭二十五年為齊所取讙
汶陽田也此田成八年魯歸於齊龜陰龜山之陰也
龜山今在兖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漢為博縣北
一十五里其北為嬴縣地所謂嬴博之間也汶水自
泰安州萊蕪縣西南出焉龜陰之東北為漢泰山郡
牟縣地古根牟國也牟汶出焉牟汶蓋即小汶地志

在泰安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源出龍池西南流百
里餘入汶河今泰安州西南四十里有徂徠山汶水
流經其北小汶水流經其南而西與汶水合於泰山
之南流經魯北以至於讙是為汶陽田矣魯在汶南
龜又在小汶之南即二水之所從出自泰山以南徂
徠山以東羸博之間似皆非魯本封內地葢小國見
侵而齊魯之所互爭者也觀其上猶有根牟國在焉
其下鑄亡而後以蛇丘名讙焉亦可見矣詩所謂泰

山岩岩魯邦所詹者亦據後人尊以為望而言耳然則龜陰未歸之前其田嘗為齊得何以不見於經耶疆場之民自相據奪互爭未決不以國事録也今魯與齊講會夾谷兩相修睦故歸三田亦中分其地以息爭而已蓋濟西之田鄆范之界也汶陽之田讙棘之界也龜陰之田嬴博之界也鄆讙博之近魯者則以來歸而范棘嬴之近齊者則為齊有此歸田之意也大抵齊魯之爭多起於疆場之事田分而爭息矣

又按鄆在魯西讙在魯西北龜陰在魯東北相去頗遠而左氏俱以為汶陽田非也

夾谷之會及鄆讙歸田記者徒欲歸功夫子不知竟掩聖人本色其所侈稱歷階要盟等語不過曹沫藺相如作用耳儒者於是起而非之將當日情事盡行抹摋以為此吾夫子所羞而不道也是則然矣夫智者不背時仁者不棄世夫子仁智咸聖身不際堯舜文武之時鳳鳴圖出已不可得及時濟物為兆致功

即當日之事勢調停補救以慰安民濟世之心期月三年必有許大事業掀揭出來假如當日事勢晉定昏庸諸臣好貨而失諸侯齊叛晉取朝歌鄭叛晉盟齊於鹹衛叛晉盟齊於沙天下岌岌盡將解散而我魯有陪臣之患三家就衰正患難可共語之時惟齊大國比隣可以恊力齊舉事必當合我我舉事必當合齊此天下之大勢齊桓圖霸始謀亦不外此取魯一着定公七八兩年齊魯搆兵其交甚惡夫子爾時

作用惟竭力善齊是一做手善齊以聯鄭衛因以平晉諸侯言歸於好上者尊周匡主可還豐鎬之盛次亦修政明禁救民水火之中此夫子實事也晉為伯國之舊夫子當事必不能置於度外此後更當有幾許好晉功夫在俗儒闇於大較夾谷之會亦以魯欲叛晉為言夫叛晉之説豈夫子所出口哉定公十年夫子在魯駸駸嚮用閑手所書及齊平此為第一妙用已墮郈墮費子路任事夫子與聞一旦而去百年

之聚毒還我魯於清明豈非一大快事其歸鄆讙功
雖夫子所恥居然非齊平何以有此其所以平齊之
故與致齊之平非吾夫子一段苦心妙用不能也有
大國焉向者逆我顔行而今乃歸疆章章謝過以質
當時功効只合如此此時安得便有圖出鳳鳴以彰
吾夫子之大化哉若夫彼婦出走大業不竟者天也
然則即以歸田頌功夫子亦可也
田上穀有之字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以郈叛

季氏曰侯犯宰郈公山不狃宰費皆倚城以自固而陽虎與之為黨所恃以亂魯者也孔子用於魯感以誠心而季桓子革心改行陽虎既不能安其位矣則郈費之叛勢所必至也春秋内叛不書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恃强不服亦可知矣

孔子所以處此亦得仲孫何忌之力葢仲孫氏叔季二家之親信者也何忌方受學於孔子能以聖人經國尊君之意諭使信從故先以兵助叔孫而處郈繼以兵助季孫而處費中間所以感格侯犯與不狃者亦多術矣此孔子之用也不然叔孫二家且不相信安能使叛臣避邑而墮城耶

郈費成三邑惟費為家臣所據耳武叔以私怨殺公若故侯犯以郈叛若成則公歛處父且為孟氏故守

之矣三家勢一而情事不同

郈公作費

郈叔孫氏邑在東平州東古無鹽縣故宿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傳秋二子及齊復圍郈弗克郈工師駟赤謂侯犯曰子不如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侯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

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傳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

季氏曰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皆有離心君臣之迹睽矣故聞子明譖大心將亂而遂逐之景公不能禮遇大臣信讒猜忌固為有罪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安保其不為亂哉書奔罪之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鬛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也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

公弗止
地公作池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鹹沙之會鄭衛單至曲濮之役鄭衛自盟今兩國同
會於齊地則服齊之志益堅圖晉之謀愈亟矣
安甫公作鞍
安甫齊地
叔孫州仇如齊

此役為謝歸田致郈也齊以致郈見德叔孫答云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君豈以寡君賜義正辭嚴可謂不辱君命矣魯論語載其毀仲尼於朝大聖人固非才能應對者所知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辰為地請勿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

辰於君為同母弟而地則衆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

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絶於君兄又率仲
石彄與之偕行佗彄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
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壬寅○敬王二十一年
十有一年○晉定十三齊景四十九衛靈三十六蔡昭
二十鄭聲二曹陽三陳閔三杞僖七宋景十八秦惠
二楚昭十七吳闔廬十六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熊過氏曰辰猶稱弟屬藉未絶也出奔稱暨辰强之入於蕭以叛則稱及辰主之也蕭宋邑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加之以蕭邑封叔爲附庸宣十二年楚子滅之復爲宋邑故辰等今入以叛胡子以爲叛臣所食私邑非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宋公母弟辰曁仲佗石彄公子地入於蕭以叛

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桓魋故也

陳方附楚曹方奸宋故亂臣往依之大心不言叛者蒙上文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左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杜氏曰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郝仲輿曰魯自僖公以來七世事晉晉黨季孫逐昭

公識者知晉之將失魯矣及韓范內鬩同盟解體齊張於東衛鄭先往故魯有夾谷之會然猶未顯與晉絕也至是魯鄭同盟四國之好成而晉遂失諸侯不復可收矣

六年魯侵鄭取匡鄭不與魯通及齊平歸三邑而鄭亦與魯平皆齊意也鄭附齊者也季氏曰平齊之後魯不復與隣國爭似夫子用魯而盡修睦之道也

涖 公穀作莅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晉定十四齊景五十衛靈三十七蔡昭二

十一鄭聲三曹陽四陳閔四杞僖八宋景十九秦惠

三楚昭十八吳闔廬十七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趙子常曰郈叔孫氏之邑也州仇曷為自墮其邑除

家臣之患也家臣為患之日久矣陽虎作難因季孫居鄆陽關以叛三家幾不免焉侯犯以郈叛叔孫與仲孫帥師圍郈不克再圍之侯犯以郈奔齊齊人乃致郈而侯犯猶在齊也時邑宰數叛魯卿患之孔子方任於朝而仲由為季氏宰建墮三都之議以絶陪臣之禍故叔孫首帥師墮郈郈易墮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曹不從齊衛為齊伐之

諸侯惟宋事晉曹以宋叛人之奔方與有隙衛欲因
其隙伐曹以求成使之絶晉以從齊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隳費
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隳三都於是叔孫氏隳郈季
氏將隳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
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
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
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隳費

何氏曰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

季氏曰公山不狃以費叛者也何以不圍觀不狃初欲召用孔子蓋猶有善意焉故從容調護姑不急攻而先以仲孫何忌助叔孫州仇攻郈圍而又圍及郈

墮而後何忌乃助季孫斯以兵臨費則不狃聽命費遂不待圍而墮矣此見不狃猶賢於侯犯也左氏謂仲由為季氏宰將墮費而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而攻公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夫仲尼所以默運於其間者以有何忌也使叔季二氏而無何忌通焉雖子路亦無可為而況於申句須樂頎哉以此知左氏之說非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季氏曰黄之盟齊魯睦也葢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然忌而沮之之意已間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之後歟

齊公作晉

黄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

趙子常曰成孟孫氏之邑也公曷為自圍成孟孫氏不肯墮成也三家者患同而情異成宰公歛處父者孟氏家隸之良也陽虎之胥軍齊師戒都車將為三子不利賴處父發其姦以免陽虎伐孟氏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而敗之二家之臣方竊邑以為其主機穽而處父獨以其邑為孟氏保障此孟孫所以不肯墮成也孟孫不肯墮成而公自圍成用建墮三都之

議定於公朝將以弱私家張公室而不但除陪臣之患矣除陪臣之患三家之願也故孟孫與季孫同帥師以墮費張公室非三家之願也故孟孫不肯墮成公親圍之而不克胡侍講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圍成之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則圍成之時仲尼未得魯國之政也及齊人饋女樂而孔子遂行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公至自圍成

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執桓子因之而專魯政辱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詛九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為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桓子於此亦謀所以為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子路等欲墮三都强公弱私夫無成是無孟氏季氏豈不知之顧是時

季方受制家臣未敢自計其私耳及郈費既墮衰相現前桓子便忽然憬悟未必不悔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亦必有以不利告者故一聞處父之言輒爾中止且此時齊欲爭晉故與魯作好耳成墮則齊人必至於北門處父固謀國忠言亦夫子所慮也葢三家之在魯猶癰毒之在身攻與不攻皆為吾害與其去成折而入齊不若存之而猶名為魯若無法以處三家張公室草草墮成聖人作用豈若是哉書公圍成

見公之輕動耳穀梁乃曰大公謬矣

陸粲氏曰三都之墮其孔子以張公室乎當是時費人不服公與三子狼狽登臺兵及君側僅能勝之及公斂陽一言而孟氏之意中變則魯公親駕圍成而弗克也聖人以禮為國之功徼矣孔子嘗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三都之墮曾不能逆策其成否而輕發哉或曰成之不服定公狃於速克之過也郈費隳則曰仲尼之功成不克則曰定公之過勝則歸已敗則

歸君非君子所忍言左氏言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夫是舉也謂孟氏之徒或與焉則可謂自孔氏謀之則不可不然則三子者之意而仲由賛之孔子或不與聞也曰夫公山佛肸之召孔子猶欲往就之將以有為也矧三桓自墮其城非可乘之會耶而聖人不屑也曰聖人應變之權非吾徒所知矣然吾以為孔子誠與夫二三子者共事則所以消息其間宜自有道亦何至動干戈於邦内而搶攘至此乎所謂與

聞國政誅少正卯者亦非事實昔之君子以爲此論
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春秋内外傳之誣且
駁而猶不道葢齊魯閒陋儒者爲之攝行相事之云
愚謂亦因左氏會於夾谷孔丘相之言而誤耳相會
禮之相非相國也是時政在季氏定公不能爲有無
孔子仕日淺謂其君臣能知敬信以咨謀議則有之
謂舉相事以授焉使攝行之無是理也然則三都終
不可墮乎曰何爲不可使聖人而得魯國之政將舉

周公之典法率三家以尊魯率魯以尊周雖以復文武之盛可也而於區區之三城何有

李廉氏曰按史明年孔子由司冦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安氏曰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冦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據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絶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皆為十二年事也

甲辰○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晉定十五齊景五十一衛靈三十八蔡昭

二十二鄭聲四曹陽五陳閔五杞僖九宋景二十秦

惠四楚昭十九吳闔廬十八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傳使師伐晉

垂葭一名郥氏在鉅野其西南為曹地李氏曰衛蓋

懼曹召晉出兵而與齊次以備之且以遥制曹也與

九年次五氏義同左氏以為次於垂葭使師伐晉河

内則非矣

垂葭衛地一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鉅野

今屬兖州府

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

夏築蛇淵囿

蛇淵囿在汶陽讙田之東界李廉氏曰此正與受女

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巳服強都

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為政時

今兖州府定陶縣界有蛇丘城在寧陽縣北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趙鞅以不

速歸衛貢疑午有二心而殺之專利擅殺罪不容誅

然傳載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非如
二氏伐公不逞也而春秋以叛書之與朝歌無異葢
晉陽為鞅私邑欲以衛貢五百家寘諸晉陽為私據
自封之計令又逃歸於此安得不以叛書
趙令平陽府趙城縣晉陽今太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荀躒言於晉侯曰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
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奉公命

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氏遂伐公二子敗奔朝歌

季氏曰荀寅吳之子是為中行文子吉射士鞅之子

是為范昭子荀氏本封於荀鄭漁仲曰荀邑在絳州

正平縣唐絳州治也士氏本居於范鄭漁仲曰其地

在濮州范縣今按濮州乃衛地范之始封不應在此

意士氏初本居隨地當近晉而范亦其别名耶蓋荀

士二氏之私邑在此矣朝歌在今淇縣西二十二里

本衛地後復於晉故自朝歌以北皆謂之衛貢但邑

非逼取而自服者春秋恒不書耳則朝歌者公邑也

胡康侯以為二子所食之私邑則非矣朝歌逺晉不

能為亂特欲自保耳非若晉陽之可以為國患也

荀寅下公有及字

晉趙鞅歸于晉

趙子常曰鞅叛而言歸韓魏請而復之也韓魏惡荀

范而善鞅故復鞅使同敵荀范也胡侍講曰三子之

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入寅吉射以無助故終

叛春秋書鞅歸於晉以明晉侯縱釋有罪無政刑矣其能國乎陳氏傅曰歸不言自鞅無所自也歸易辭也欒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

趙鞅之歸公羊曰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是謬說也穀梁曰貴其以地反許誨過是勦辭也胡氏曰罪晉侯縱釋有罪無政刑是漫論也三人不束身歸公而各事夺邑擅有其地春秋書叛夫子武仲

要君之法也然三人事異而罪亦不同殺邯鄲午不
可謂非專殺入晉陽不可謂非要君然究其實邯鄲
午不歸衛貢固非有罪矣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不可
不圍也而不肯始禍以辭董安于之備又不可不謂
束身聽命也若荀寅士吉射以私怨仇趙氏可耳其
伐公何為伐公是亂臣賊子誅不待教者也春秋以
君臣之義不可差池故書趙鞅叛與二子叛其文一
施之所以戒天下之為臣子也若寅射安可與鞅同

論哉王樵氏曰趙鞅以地反國夫子正其叛臧武以
防請復夫子正其要君得其旨矣故趙鞅得書歸以
鞅有歸道也且入難歸易入邑歸國入有奉歸無奉
三者鞅有是乎即非春秋赦鞅亦不得不言歸矣
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吉氏
即范氏也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
趙魏三家分晉
薛弑其君比

胡傳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頴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陸粲氏曰稱國以弑者有數義焉或曰君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或曰國小政亂而訃告之畧也或曰地遠而聞之弗詳也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其論固不

即人心而概指為當國大臣之罪者亦疑其未盡矣

乙巳○敬王二十四年

十有四年○晉定十六齊景五十二衛靈三十九蔡昭二十三鄭聲五曹陽六陳閔六杞僖十宋景二十一秦惠五楚昭二十吳闔廬十九卒

春衛公叔戍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衛靈公夫人南子有淫行公叔戍衛世臣也謀去夫

人之黨夫人愬於公曰戍將為亂公為逐戍與其黨

趙陽北宮結趙陽奔宋北宮結以公叔戍之故來奔

衛侯嬖南子縱其淫佚而不之禁於是一言而出三

大夫

衛趙陽公殺作晉趙陽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頓

嘗會諸侯於召陵也明年楚滅胡亦以召陵故
孫公作子佗公作犢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吴于檇李吴子光卒
趙子常曰凡夷狄交相敗不書據襄十三年楚人敗吴師十四年楚伐吴吴人敗之不書此為吴子光以敗卒而書然此時吴進矣不在此例也
黄正憲氏曰按檇李杜元凱云吴郡賈逵云越地然

左氏謂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於檇李則越反先渡江至吳地吳駐師境内以待越之禦也則檇李當從賈註爲是或云此是勾踐加兵於吳又與傳不相合

檇公作醉今嘉興西南有檇李城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傳謀救范中行氏

季氏曰范中行入朝歌以叛衛之所深幸也而朝歌

近在衛西不無陰結之情衛方有內難懼晉討朝歌
或將生變故合齊魯以會於牽蓋察虛實耳而晉實
未嘗有兵至朝歌則三國亦遂退矣左氏謂晉人圍
朝歌公會齊侯救范中行氏經文未嘗書圍書救安
可遽謂三國為是而會哉

牽公作堅又作擊齊魯為會止此

今濬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

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著齊不能靖宋難也此亦一說葢時宋衛方多事而宋之患為尤急豈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謝氏說是

自齊景圖伯衛鄭魯既與同盟矣宋猶未忍絶晉至是始及齊為此會既瞯晉有内難且本國又有難也

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穀梁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

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

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

復正也

書天王止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王樵氏曰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以剛承柔而治其
壞當巽以入之使之身正事治而已若伸已剛陽之
道遽然矯拂則所害大矣衛靈公陽位而陰才南子
陰尊而不正以易言之固幹母之蠱之時也公叔戍
欲去夫人之黨疾惡之正也而不免為犯上世子蒯
聵之命戲陽速羞惡之心也而不免為作亂
先儒謂蒯聵無殺母事特南子與戲陽速朋比誣之
與驪姬害申生相似不然宋南子家何以反奔宋乎

衛公孟彄出奔鄭

左傳太子奔宋盡逐太子之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

鄭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蕭不能容故來奔公子地等亦於此時奔鄭

宋公以公子地白馬與向魋比細事耳魋欲地馬嬌

也公朱其鬣猘也地更奪魋狠也泣目盡瘇癡也公

子辰為謀悖也謀不得而出奔陳入蕭以叛逆也仲

佗石彄偕叛黨也樂大心入蕭濟也鄭納地奔魯納辰奔亂也即此事而亂宋者凡十二年亦可笑矣於是晉有趙范中行之事衛有趙陽北宮結之事君臣列國如此安得不為春秋之終乎

大蒐于比蒲

比蒲魯近邾之地

邾子來會公

杜元凱曰會公於比蒲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張主一曰蒐而邾子來會公則公親蒐矣孫莘老曰
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公矢魚於棠公狩於
郎政猶自公出也自蒐於紅政在三桓雖公自行皆
曰大蒐而不曰公見公不得為政也
城莒父及霄
杜元凱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明年城漆
亦此義此年不書冬史闕文
按史記此年孔子始以大司寇攝相事夾谷之會業

氏所辯益足據矣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晉定十七齊景五十三衛靈四十蔡昭二

十四鄭聲六曹陽七陳閔七杞僖十一宋景二十二

秦惠六楚昭二十一吳子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朝止此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不言其所食漫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

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

晉會召陵侵楚頓胡之君皆在楚有吳患不能報今

吳越搆難去年滅頓今年滅胡葢不能報之於中國

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汪氏曰不書卜郊徐彥疏云言郊則知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於五月葢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於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

壬申公薨于高寢

非正寢也得正而斃惟莊宣成三公而已

諸侯三寢路寢正寢也小寢燕寢也小寢在路寢之

後高寢又在小寢之後高寢之後則後宫矣

後宫之中夫人之所居也謂之中宫左為東宫世子居之右為西宫妾媵居之諸侯寢内之制似當如此

鄭罕達帥師伐宋

杜元凱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哀十二年左氏曰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是也

季氏曰罕達虎之孫也鄭乘晉楚之衰即有許斯之

虜盟鹹以來雖從齊黨而安甫一會之外恒不預焉

葢巳侈然有爭雄之志矣故罕逵乘宋亂而伐之

罕公作軒

齊侯衛侯次于蘧篨

左傳謀救宋也

王樵氏曰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

之宋故為是觀望之役按五氏垂葭之次皆為伐晉

此次疑亦為謀晉而出故明年伐晉

葉蒢公作蘧蒢宋地

邾子來奔喪

趙子常曰邾始强世有惡於魯而嘗恃晉以為重至是衰微而晉亦不競故躬為非禮以示服從庶免侵伐之禍也何休氏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

諸侯始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孔氏曰夫人初薨赴於同盟之國其辭當云夫人某氏薨是赴則成夫人也禮適妻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若得祔祖姑則亦成夫人矣此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薨

劉氏曰左氏不稱夫人之說非也安有夫人薨而不書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姒氏要為妾母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爾

黄正憲氏曰按此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葢僖宣昭即位既久嫡母已薨故成風敬嬴齊歸皆以妾母尊爲夫人哀公初立定公喪在殯嫡母又未薨故定姒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未備尊崇之禮也左氏云不赴且不祔夫國君之母卒則史書之何待於赴祔在小祥之後豈待朞而始書薨耶

姒穀作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家氏曰周末小國以事王朝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矣故邾滕二君來奔會葬書之著其失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姜廷善曰按塟日虞所以寧親也敬嬴日中克葬葬後猶可虞若日下昃而葬則失虞之時矣故當為雨具而不為雨止可也若不為雨具而雨不克葬也則寧有待焉葬而虞可也日下昃而葬失虞之時不可

也

昃穀作稷

辛巳葬定姒

左氏云不稱小君不成喪也王樵氏曰非也若姒氏實夫人固當書夫人姒氏薨而後葬不稱小君明不成喪以責臣子可也今曰姒氏卒則非夫人何足以見不成喪乎諸家皆以哀未踰年之君故定姒止書卒葬而不書夫人以薨小君以葬此皆因諸侯僭禮

而為之辭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得夫人其妾母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故春秋亦從而書夫人薨書塟小君以著其非禮姒氏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已君未君皆不得稱夫人卒曰姒氏卒葬曰葬定姒皆正名也非以未踰年不稱夫人小君而已踰年則可稱也按如王氏之說則成風敬嬴齊歸稱夫人皆為非禮而禮自哀公時始定耶魯至於此君道日衰定公不得行其寵妾之事哀公亦無所用

其尊母之心更以自卑反成得禮劉氏云僖宣襄昭

四妾母羣臣皆逢君而尊之定哀母不成為夫人亦

足見魯道之衰也

冬城漆

王樵氏曰按漆本邾邑庶其以來奔者也城之蓋疑

其貳於邾也昭公之世政在季氏待邾無道亟受其

叛人與邑自定公為拔之盟邾好復修終其世無犯

焉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又奔其喪禮雖過而情則

真也定公既薨三桓復起費此年兩大喪之後亟城

漆元年伐邾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致吴人來

伐齊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三桓之罪

哀公之惛也魯欲不削得乎

春秋辯義卷二十七